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六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六月戊午。湖廣總督裕泰湖北巡撫趙炳言奏。臣等接據署湖北安陸府知府王啟炳稟據潛江京山等縣稟稱。盤獲形跡可疑之西洋人。稱名納巴羅。即陸懷仁。並起獲經卷善書及供奉天主十字木架等物。訊係由廣東香港地方。來至湖北沔陽潛江京山一帶。先後會遇鄢志煥張世湧余其才王時禮熊有恆。勸令行善。并無不法情事。傳同鄢志煥等。稟經該府押帶來省聽候覈辦等情。飭據湖北按察使程煥采委署武昌府知府夏廷楨署漢陽府知府姚華佐會同該府王啟炳查訊去後。茲

據該府等詳稱查閱起到書本。係聖教要理萬物真源二書。並十字木架等物。並無違悖字樣。提驗納巴羅。業已薙髮。服飾口音。均與內地人大畧相同。訊據納巴羅供稱。父名陸懷仁。西洋大呂宋國叉拉納大府人。年三十八歲。西洋傳習天主教的。為教秀才。供奉十字架。勸人行善改過。孝敬父母。恪守王法。道光二十一年。隨夷船先到廣東澳門。後到香港。該二處向與夷人通商。都造有天主堂禮拜天主。念誦經卷。二十三年。到過上海。以後有咈囒哂通事。給予盤川。就攜帶聖教各書念誦。在沿海地方勸人行善。因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隨改穿內地服飾。學習中國人

口音。又恐關口盤詰。雜去頭髮。獨自遊行。雇人挑送行李。
因不識路徑。於二十六年四月間。來到湖北沔陽潛江京
山一帶。先後會遇曾經學習天主教之鄢志煥張世湧余
有才主時禮熊友愫問知姓名。就說是原籍廣東。談起西
洋天主教事。供奉十字架。勸人行善。各散。旋被盤獲。沿途
並無傳教及為匪不法情事。只求解送廣東。附搭夷船回
國。並訊據鄢志煥張世湧主時禮熊友愫各供沔陽潛江
京山荆門等州縣人。本年四月內。先後與納巴羅會遇談
及西洋供奉天主十字架。勸人行善。各散。從前曾經習教。
業已改悔。並無拜從納巴羅復行習教情事。由司詳解前

來。臣等親提覆訊無異。伏查本年三月間准兩廣督臣耆
英等咨會奏奉
上諭。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准免治罪。惟外國之人。概不准赴內
地傳教。以示區別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洞燭隱微。予以定制。庶不致別滋流弊。今盤獲之納巴羅即
陸懷仁。據供係西洋大呂宋國人。因在沿海等處地方遊
行。來至湖北。第既能講說內地語言。且又薙髮。是否確係
西洋夷人。抑係沿海匪徒。假冒飾混。無從辨別。自應委員
解赴兩廣督臣衙門。就近傳同西洋領事官。認領管束。如
係匪徒假冒。即從嚴懲辦。起獲各物。當已給還。民人鄢志

煥等訊未拜從習教。應毋庸議。遞籍保釋。

諭軍機大臣等。據裕泰等奏盤獲傳教之西洋夷人。解赴廣東等語。該夷因在沿海等處地方遊行。來至湖北傳習天主教。既能講說內地語言。且又薙髮。是否確係西洋人。抑係沿海匪徒飾混詐冒。著耆英黃恩彤於湖北委員將該夷人解到時。詳加研鞫。如係匪徒假冒。即從嚴懲辦。儻實係西洋夷人。別無不法情事。即著斟酌情形。妥為辦理。原片鈔給閱看。

庚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奏查九龍山地方。在急水門之外。與香港逼近。勢居上游。香港偶有動靜。九龍山聲息相通。是以前經移駐大鵬營副將及九龍山巡檢。籍

以偵察防維頗爲得力。第山勢延袤。駐守員弁兵丁。無險可據。且係賃住民居。並無衙署兵房。堪以棲止。現值停工。又未便請動公項。唉夷雖入我範圍。不致復生枝節。而夷情叵測。仍應加意防備。今於該處添建寨城。用石砌築。環列礮臺。多安礮位。內設衙署兵房。不惟屯兵操練。足壯聲威。而逼近夷巢。更可藉資牽制。似於海防大有裨益。溯查康熙五十六年。因西洋夷人受廛澳門。尚於距澳十五里之前山寨。建立城垣礮臺。駐兵列礮。堵扼咽喉。至今賴之。九龍山之逼近香港。與前山之密邇澳門。形勢無二。亟應建立城寨。以便防守。臣等不敢因各項捐輸。均已停辦。稍

事拘泥。致稽要工。惟粵東官紳。雖素稱急公。究在屢次捐輸之後。勢須查照前辦礮臺戰船成案。給予優敘。方期踴躍樂輸。剋期集事。

硃批。覽。酌量妥為之。

乙亥。浙江巡撫梁寶常奏。據報嘆夷公使德酋於閏五月十四日。乘坐火輪船到定。旋有兵船二隻駛到。將大礮鐵彈及一切粗重軍械。搬運上船。二十三日。又到兵船一隻。裝運行李。現已盤束完竣。各夷兵赴船住宿。惟德酋於二十四日。帶領夷官數人。前赴上海。該道府等詢諸夷目薩位等。據稱旬日內即可回定。各兵船一俟德酋由上海轉

回。即行開駛回國等語。並稱德酋回定後。尚須帶同夷目。
前赴甯郡。察看通商情形各等情。臣查該夷目繳還廳城
以後。所有城內城外各處夷兵。先後派到兵船四隻。陸續
撤退。均係恪遵條約辦理。現在各兵船因德酋前赴上海。
稱俟回定後。再行開駛。查德酋為該國公使。有督率之責。
各夷兵自應暫為靜候。以定行期。至所稱德酋回定後。帶
同夷目前赴甯郡。亦自為查辦通商起見。該道府等所禀
查係實在情形。至定海善後事宜。現經該道府暨委員等。
會同商酌。次第興辦。民情亦極安帖。

硃批。知道了。

辛巳。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鄭祖琛奏。竊照南臺民人。因與𠸄夷及通事人等口角爭毆。以致該處匪徒乘機搶奪夷館銀物。臣劉韻珂與前署撫臣徐繼畬。先後派委員弁。會同該管文武。選帶兵役。馳赴該處彈壓查拏。一面妥為撫馭。設法解散。當據報獲搶毆各犯黃坤坤等二十六名。起出贓洋二千九百九十五圓。及零星貨物。並據楊桃桃。王奶送呈繳贓洋一百五圓。各自赴案投首。隨一併飭發臬司。妥員審辦。茲據臬司陳士枚。督同福州府知府趙鏞。提集犯證。審擬解勘前來。緣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五日午刻。有民人林森森。出街買物。路過南臺水港口地

方。適㖊國白夷。同廣東通事。亦由前面走至。因街道窄狹。林森森誤碰該夷肩甲。該夷不依。順用手攜木棍。毆傷林森森顋門左右。林森森畏懼。逃至楊煥枝油蠟店内躲避。該夷等隨後趕至。楊煥枝工前解勸。該夷即將其油缸打碎。其時附近居民及路過人等。鬨鬧趕至。咸謂㖊夷粤人欺人太甚。均各不服。欲向該夷理論。適又有夷商記連經過。該民人等疑其幫護。經現獲之林吉吉拾取柴棍。毆傷其左脇。王七七拾石擲傷其偏右。廖螃蜞拾取瓦片擲傷其脊背。並有夷商米輪之跟役二人。各被毆傷。因人多手雜。不知何人所毆。經地方文武彈壓撫諭。並將夷商記連

及白夷通事人等。撥兵送回夷館。將林森森帶回訊辦。當
各走散。初六日。該居民等因該夷恃強毆人。均各心懷不
甘。齊抵附近夷館之文山鋪。吳振超麪店門首。欲與該夷
評理。適有通事數人走至。該通事等因人衆擁擠。嚇放鳥
槍。希冀將人驚散。致砂子飛傷路過之丁瑞桔周忠弼兩
人倒地。該居民等瞥見。愈加不平。趕至夷館不依。路遇黑
夷一人。即經就獲之陳康康用竹扁挑毆傷其額顱脊背
等處。並右肋骨折。並有一不識姓名人。在場幫毆。經林明
明勸散。惟時觀看人多。夷商囉吧畏懼。即囑通事鄭江轉
託素相交易之協益振雲各行棧幫夥楊連春何忠賢。將

館內銀物。運至各該行寄放。楊連春等應允。即帶領十餘人至館。擡出番銀一箱。何忠賢亦至館內。守護番銀一箱。正欲擡運。黃坤坤在外瞥見。即起意乘機搶奪。當與高全仁卓登仁陳金錠楊桃桃王奶送並在逃之黃尾尾楊奐頭及不知姓之鋸柴六即碌碌桂蘭樵㩳商允。共十一人。均各徒手。黃坤坤首先闖進夷館。大聲喊搶。高全仁等亦即一齊擁入。黃坤坤與高全仁卓登仁陳金錠黃尾尾楊奐頭鋸柴六共搶出銀箱一隻。楊桃桃王奶送桂蘭樵㩳亦搶出銀箱一隻。時有現獲之林成成謝為為劉燭燭郭筆郭明明謝才才李阿于亦各自起意。乘機進館。搶得零

星物件。併有現獲之陳幗祥李松松董官官楊金所陳溪溪王標標各在館外地上。撿拾零星衣物一二件不等。黄坤坤等搶得銀箱。撞至黄尾尾店内樓上。有現獲之林炎炎。賴五五。王阿斗。陳登楊泉泉同往觀看。因人多勢重。致將樓板坍下兩塊。並將林炎炎右腿壓傷。黄坤坤等將銀箱開看。共計番銀二千三百圓。黄坤坤先自提取一千圓。因林炎炎腿被壓傷。分給番銀四十圓。賴五五。王阿斗。陳登楊泉泉各分二圓。餘贜正在俵分。因鬨聲嚴緊。高全仁即取得番銀三百圓。阜登仁取得八十圓。黄尾尾取八百圓。陳金錠等不及攜取。均各逃散。楊桃桃等搶得銀箱。撞

至僻處開看。共計番銀八百圓。因鬨爭嚴緊。楊桃桃取得番銀八十圓。王奶送取得二十五圓。桂蘭等不及攜取。亦各逃避。旋各赴案報首等情前來。臣等親提研鞫。據各供認前情不諱。查例載白晝搶奪人財物。贓在一百二十兩以上者。仍照竊盜滿貫律擬絞監候。又律載白晝搶奪人財物。不計贓。杖一百。徒三年。又知强竊盜後而分贓者。計贓准竊盜為從論。又竊盜贓一兩以上至十兩。杖七十。二十兩。杖八十。又他物毆人成傷。笞四十。折人肋骨者。杖八十。徒二年各等語。此案黄坤坤於華夷毆爭之際。輒敢乘機糾同高全仁等。搶奪夷館番銀一千九百八十四兩。實

屬玩法。合依白晝搶奪人財物。贓在一百二十兩以上。仍照、竊盜滿貫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高全仁卓登仁陳金鋑聽從夥搶。均合依為從減一等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楊桃桃王奶送聞拏投首。應照、例於為從流罪上再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林成成謝為為劉燭燭郭筆郭明明謝才才李阿于等。搶得衣物。計贓約在一兩以下。均合依白晝搶奪人財物不計贓律。擬杖一百。徒三年。與、楊桃桃王奶送。一併查照奏定章程。在籍鎖繫石墩五年。免其發配。限滿報明責釋。陳康康毆傷黑夷右肋折骨。合依毆折人肋律。擬杖八十。徒二年。林吉吉王七七廖螃蜞合依他

物毆人成傷律。擬笞四十。林炎炎事後分得番銀四十圓。計重二十五兩六錢。合依知强竊盜後而分贓者計贓准竊盜爲從論。竊盜贓二十五兩。杖八十。爲從減一等律。擬杖七十。賴五吞王阿斗陳登楊泉泉事後各分番銀二圓。各重一兩二錢八分。均各依竊盜贓一兩以上。杖七十。爲從減一等律。各杖六十。免其刺字。陳幗祥李松松董官官楊金所陳溪溪王標標雖止檢拾遺物。並未隨同搶奪。第不及時送官。亦有不合。應各照不應重律。擬杖八十。其滋事各唊夷人等。仍照議約照會該夷領事。自行查辦。

硃批刑部議奏。

劉韻珂又奏。本年四月關接准

欽差大臣耆英咨會。以合眾國璧昔現因事竣回國。擬即順道前往五口。查看貿易情形。並各以禮相待等因。當經臣檄飭該管道廳。留心查探。一俟該國船隻到口。務當善為撫馭。以順夷情。並行閩浙兩藩司。一體轉行遵照去後。茲據與泉永道恆昌閩海關委員協領噶爾薩等。以該國大小兵船二隻。已於五月十一十二等日。先後抵廈。該夷酋璧勤當至道署謁見。該道等與之接晤。該夷酋執禮甚恭。並稱伊等因奉准在五口通商。故由廣東之香港起程。前赴廈口查看貿易情形。福州一口。因伊等船隻較大。難以行駛。

不復再往。現在伊等兩船。共帶夷兵千名。夷礮一百八門。擬在廈港停泊數日。即前赴舟山上海等處查看等語。該道等款以酒食。相機籠絡。該夷酋懽忻鼓舞。感謝回船。嗣於十四十七十八十九等日。該夷酋復與該道等求見數次。情形均極恭順。惟該夷酋因探悉漳州距廈較近。意欲前往遊觀。經該道等諭阻。該夷酋亦即中止。旋於二十一日。即將各船開駛出口。並據另稟閏五月十一日。有咪國火輪船一隻駛泊廈港。探係德酋乘坐赴定海之船。該酋於是日上岸。前赴夷館一轉。當即回船。於次日開行。並未赴各署求見各等情。具稟前來。至廈門福州兩處夷情。現

俱照常安謐。貿易情形。亦與從前相埒。厦門領事李太郭。於上年十月間病故。後經德酋另派列敦前來接辦。業於本年三月十九日到厦。數月以來。經該道恒昌等隨時察看。其人亦尚為明白馴順。均足仰慰

宸懷。

硃批。知道了。

七月。丙戌。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黄恩彤奏。接據在浙委員常鎮道咸齡等稟稱。該道等於五月初七日。接據駐舟山夷目噫啾叻來文。約即交還舟山。請往收復。緣連日阻風。未能渡海。該夷目於十二日。用火輪船

前來迎接。當即帶同委員等東渡。行抵定海。與嘅㗵叻接晤。該夷目執禮甚恭。請於十七日將舟山交還。現駐該處夷兵。俟香港派船到日。即行撤退。該道等當經移會署定海中營遊擊葉炳忠。帶領弁兵。於十七日。會同署同知王丕顯。派撥兵役巡守。並分派委員嚴密稽查。地方甚為安謐。夷情亦極馴擾。玆已到有該國載兵夷船一隻。城內黑夷即可退去。一俟嚍酋到後。當妥加撫馭。催令速將各兵歸數撤退等情前來。旋接嚍啶喇時文稱。該酋現已由舟山駛回香港。駐舟山夷兵。於閏五月二十八日。全行撤退。所建房屋。一併點交委員等接收。其夷商在舟山者兩名。業

經諭令即行帶同貨物撤去。不准一人逗留等情。並接職咣啦來信。大畧相同。臣等伏查舟山地方。前雖據嘚吡嗧。報稱於五月十二日繳還。夷兵亦即撤退。惟未接浙省委員確信。臣等正懸繫莫釋。茲據該道咸齡等稟報舟山收復日期。及該夷馴擾情形。與嘚酋前次來文無異。現復據該酋續報於閏五月二十八日。將夷兵全行撤退。不准一人逗留。是舟山全境。業已肅清。除札飭該道等將撫綏彈壓一切善後各事宜。妥為辦理外。理合恭摺馳奏。

硃批。覽奏均悉。

丁亥。浙江巡撫梁寶常奏。據江蘇常鎮道咸齡甯紹台道

麟桂六品頂戴鹿澤長。候補知府陳之驥署寗波府知府
楊鉅源留浙效力已革石浦同知舒恭受會稟。該夷等將
各處夷兵軍械。節次撤退。搬運下船後。隨於六月初三日。
嘆酋來至衙頭。分派各夷船。一律向南洋開去。其餘夷酋。
或赴寗波。或赴上海。均先後分䑸而往。惟啖酋水師大僻
孫二人。以定海存貨未銷。意圖逗留。委員往催數次。一味
遷延。該道等以舟山既經繳還。若聽其再行逗留。恐以後
各國效尤。則是原給五口馬頭之外。更增一口。所關匪細。
亟應乘此收復之初。嚴加裁制。以斷葛藤。隨督同舒恭受
等。向嘆酋申明原議。再三理論。該酋無從推托。始催令該

商等各自還去。該道等恐此後過往夷商。復有似此妄生
希冀之人。更應乘嘚商在定之際。令其寫立字據。以便執
而拒絕。不至有費周章。復向嘚商諄諄曉諭。該商亦即允
從。當據繕寫禁止暎商不准再來定海告示二紙。示內聲
明。如敢不遵。即由中國查照、從前所議善後第四條。將船
貨一併抄取入官。復據該商另給工海領事夷官諭單一
紙。飭令傳諭各夷商。不准再住定海貿易。均交該道等查
收。分別存寄。以為日後萬一之備。又咈囒哂與咪唎堅傳
教之人。在定海地方。建堂禮拜。已居四年。似亦有安土重
遷之意。該道等向其再三開導。諭以通商傳教。只准在五

口居住。不便羈留此地。致與原約不符。該夷等無可置喙。又見𠸄夷各色人等。均已退去。不能獨留。遂於六月初二三日。先後遷往甯郡。𠸄酋亦即於初六日。率同郭士拉等。仍坐原來火輪船。駛回香港。現在廳城內外。及沿海各嶴。一律肅清。至該夷所占民房。及其起造各屋。已據懇秘叻等於起程之先。逐一點交該道等接收清楚。惟各屋先被該夷改置移建。界址混淆。該道等現已飭廳具呈指認。以便查驗勘丈。分別給領。一面招徠逃避各難民。趕緊復業。並將應修應建之城垣衙署礮臺營房各工程。逐細查勘。另行稟辦等情。臣查𠸄夷占據舟山。已歷數載。經該管道

府及印委各員。頻年設法控馭。加意防維。既不使𠸄夷藉口。亦不致小民受其欺淩。今經全境收復。所辦尚屬安靜。現批飭將復業難民。妥為安撫。一面稽查奸宄。嚴緝盜匪。不使混跡滋擾。並將善後工程。確切查勘。撙節估計。務期事事均歸覈實。臨時查看應否臣親詣覆勘。再行奏明辦理。

硃批。所辦俱妥。餘依議。

梁寶常又奏。據咸齡等稟報。六月初五日晚。探有丹麻爾國。即向來通商之花旗國夷船一隻。駛至定海停泊。當據𠸄夷郭士拉帶領該夷船領事土士登岸。與該道等相見。

執禮甚恭。聲稱欲至上海貿易。由本國開船。至廣東黃埔

地方。籲求

欽差大臣向上海道飭知。因

欽差大臣已赴外郡。閱伍。伊船復開往香港。聞嘚商來定海交納

舟山。是以駛來。欲嘚商轉向該道求取信函。帶往上海道。

代為覓寓等語。該道等覈與章程相符。經咸齡繕寫書信。

加用官封。交給收執。即於初七日。開往北洋而去。又前准

欽差大臣耆英咨會。合衆國壁商順道赴五口查看貿易情形。應

各以禮相待等因。當經檄飭寧波道府遵辦去後。嗣據該

道府稟報。壁商乘坐小兵船。於閏五月初七日駛至鎮海。

換坐內地釣船。駛進甯波。維時該道咸齡。麟桂俱往定海。經署甯波府楊鉅源與之接晤。執禮甚恭。該府設席款待。該酋極為感悅。即於初八日起程。仍由鎮海出口。乘原來兵船。開往南洋而去等情。查花旗合衆二國。係在例准五口通商之列。該夷酋土士等。或求書信往上海貿易。或赴五口查看貿易情形。均與前定章程相符。該道府示以懷柔辦理亦尚妥協。

硃批。知道了。

戊戌。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𠸄夷遵約。即行退還舟山一摺。此時該夷情詞謙順。自不致別生枝節。惟所稱駛往印度之處。該督等前奏有印度所屬之噻噶國。與𠸄夷兩次搆兵等語。仍著密加偵探。現在實在情形。遇便詳細具奏。欽此。伏查𠸄夷與印度所屬之噻哥國搆兵一節。前經臣等探得上年冬間。該夷等初次搆兵。𠸄夷大受挫衄。本年四月。接據嘚酋函稱。該國夷兵在印度攻勝噻哥國。獲礮二百餘門。現已罷兵等語。臣等復密遣人向咪唎堅兩洋等國探詢。均稱𠸄夷上年兵敗後。復於本年正月間。與噻哥國二次交兵。實已得勝。與嘚酋來函大致畧同。茲又據大鵬協副將等探報。𠸄夷復與上年

曾經構兵之嗎嚧國爭戰被嗎嚧國擊殺暎兵數千及夷目四名未知確否現仍飭密加偵探總之該夷等嗜利喜事蠻觸忿爭忽負忽勝事所恆有但地隔海外傳聞究不足憑臣等惟有仰承

訓諭執守條約隨時察看情形相機撫馭俾該夷無可藉口以期永久相安

硃批知道了

　　耆英等又奏暎夷前請進廣州府城經臣等嚴行拒絕該夷不復請求數月以來民情漸與相安忽於本月十五日戌刻據報十三行地方有暎夷與民人因口角細故各聚

多人。互相爭鬧。維時臣耆英閱兵出省。臣黄恩彤當即派委臬司嚴良訓。署糧道趙長齡。會同廣州協副將余萬清督同地方文武。帶領兵役。馳往彈壓查拏。詎㗱夷人業將民人傷斃三命。致傷六名。夷人亦有受傷數名。迨見官兵到來。當即解散。經南海縣驗明各屍傷。分别棺殮醫調。一面出示曉諭。不得聚衆私相報復。半月以來。地方照常安静。臣等現會札嚴飭該夷領事。查明滋事兇夷。按照條約辦理。仍飭地方官酌派兵役。不時前往巡查。妥為防範。

硃批。公平料理。不可令該夷有所藉口逞刁之事。

耆英等又奏。上年五月内。據丹麻爾國理事韓斯。以該國

商人。無人管束。恐有漏稅販私情弊。申請設立領事。發給
章程稅則。俾有遵守。當經臣等具奏奉
諭旨允准。欽遵恭錄咨行通商各省在案。本月初間。接據該國夷
使凡理來文。內稱伊國理事韓新。於上年來粵。請發各國
通商章程。已蒙頒給。茲伊國主遣伊前來。按照章程辦理
通商事宜。並送領事前往上海港口。請飭該地方官給與
地址。以便建房居住。並請派委大員。訂期相見等情。維時
臣耆英閱兵出省。當經臣黃恩彤備文答復。曉以各國通
商章程。並無官給地基。與領事建屋之條。應令該領事到
上海後。或租民房。或租地基。自向業主公平議價。不得強

租。致與條約有違。並於是月十七日。派委署督糧道趙長
齡帶同瓊防同知銅麟署南海縣丞施禹泉在於城外公
所。接見該夷使。諭以該國來粵通商。迄今百有餘年。商人
素稱安分。今蒙
大皇帝一視同仁。准與各國一律貿易。務當轉飭領事。約束商人。
恪遵條約。以期永享利益。至求給地址。與領事建屋一節。
與各國條約不符。礙難照辦。不得固執。該夷使一一依從。
並無他議。情詞極為馴擾。並稱數日內即當開行。路經廈
門。前往上海等語。業由臣等飛咨兩江督臣江蘇撫臣。及
札蘇松太道。並沿途各海口知照。

硃批知道了。

耆英等又奏。接准兩江督臣江蘇撫臣來咨。內稱據蘇松太道稟稱。有船戶程增齡沙船一隻。於五月十六日。在大沙頭洋面。被一三桅夷船駛攏。有一白夷過船索銀。復又寫給夷字一紙。舵工高鳳之回覆無銀。即被砍斃。隨有黑夷二十餘人過船。各用刀械。殺傷水手。搬取布疋。將船鑿沉。止有水手潘六順賴漁船撈救得生。趕回上海呈報。當將夷字交與暎國領事巴富爾辨認。據稱係屬暎字。附有湖絲沒有字樣。並稱即令兵船駛去追拏。求給公文。令潘六順作綫同往。該道當以大沙頭洋面。係在崇明東北數

百里之外。前定章程。唊船不准駛到。向其同覆。詎巴富爾

總以旣係唊夷爲盜。若不令該國兵船追捕。實無以對中

國。即於二十九日。自派該國兵船出口而去。應即照會唊

酋噫啶時。將兵船追回等因。查夷人在洋行劫。從前並無

其事。但旣據被劫之水手呈報。歷歷供指。或係虧本夷商

失業水手。糾聚爲盜。亦未可定。該領事派撥兵船往捕。據

稱盜係唊夷。若不追捕。即無以對中國。所言尚屬近理。惟

前定條約。五口以外。唊夷兵船不准駛到。未便因係捕盜

致與條約不符。且夷船駛往北洋。即無他故。而沿海未免

驚疑。自應行知噫酋查照條約。即速追回。以免日久遊弈。

至夷盜在洋行刦。難保無內地奸民。勾結附和。必應及早捕拏。而該夷商船盜船驟難辨認。儻有失誤。殊於撫夷大局有礙。尤應偵探確切。方可向捕。免滋釁端。業由臣等照會㩗督飭令將該領事巴富爾所撥捕盜兵船。趕緊追回。並飛咨兩江督臣江蘇撫臣及山東撫臣。查明大沙頭洋面。係何營管轄。派撥師船。前往確探盜船蹤跡。認真追捕。仍不得妄拏滋釁。至盜船一經嚴拏。難保不折回南竄。而該夷兵船在洋捕盜。亦難保不乘風北駛。籌慮當求其萬全。稽察不嫌於過密。臣等並即飛咨奉天直隸閩浙各省。一體嚴密防範。以期兵船不致違約遠駛。夷盜不至日久

滋蔓。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沙船在洋被夷盜刦取物件。殺傷水手一摺。已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等。確採嚴緝矣。此次夷盜肆刦並給與夷字一紙。雖經嘚酋辨認實係英字。該督等仍當確切查明。此項盜船是否確係夷盜。抑或有洋盜假冒之事。其船現已駛往何處。曾否追獲。至該領事所派兵船。自應仍遵條約。即速追回。以免日久遊奕。致沿海見而驚疑。該督撫等惟當不動聲色。嚴密防範。認真查拏。毋稍疎懈。是為至要。

丁未。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據咸齡等禀稱。閏五月十四日。嘚吡時乘坐火輪船與該夷

續派兵船三隻。先後駛到。夷目懇咻叻等率同城外夷兵
一千餘名。於二十八及六月初一等日。陸續登舟。初三日
一併開行南去。惟尚有㗎商二人。因存貨未銷。意圖逗留
經該道等向嘜啶吋再三理論。該商始令各商速即遷移。
該道等又因舟山係番船經由之道。恐此後過往夷商復
萌希冀。當令該商繕寫禁止㗎商。不准再來定海告示二
紙。並據該商寫給上海夷目字單一紙。內稱各商不得再
來定海等語。均交該道等收存。以為日後萬一之備。又咈
蘭哂人嘰嘩嘜咪咧嘫人咪嘧咭在定海已屆四年。頗有
安土重遷之意。經該道等以通商五口之外。非外國人所

應託足。向其反覆開導。各夷人遂於六月初二三等日。先
後還往寧波。嘚疵時帶同夷目等。亦於初六日仍坐原船。
駛回香港。所有城內城外及沿海各畧。一律肅清等情。稟
報前來。臣等伏查舟山雖地處一隅。而有關撫夷全局。㕦
夷有所請求。既假為挾持之端。各國彼此效尤。復逞其窺
伺之計。上年咈囒哂每懷覬覦。頗露端倪。而㕦夷求進粵
城。亦復藉作口實。居同奇貨。又界在南北海道之中。駐守
夷兵。一日不退。沿海各口。一日不安。數年以來。臣等辦理
夷務。千頭百緒。枝節橫生。諸夷狡黠性成。屢欲借端敗約。
幾致無從措手。仰賴

皇上明見萬里。

訓示周詳。臣等有所秉承。督同委員候補道趙長齡潘仕成等。相機撫馭。隨時妥商熟籌。剛柔互用。辯說百端。以杜咈夷之覬伺。即以折咈夷之要求。迨至交還之約。將屆垂成。𠸄咭唎又復遊移不肯速定。復經趙長齡帶同委員。親往香港。與之面爲辯議。始無可藉口。臣等猶恐交還之際。該夷兵等因住久生變。未能割捨。或留一二夷酋。在彼居住。或任該夷商船。日後往來停泊。則舟山雖還。而葛藤未斷。節經密飭咸齡會同各委員妥善辦理。不可稍留罅隙。茲據該道具稟。所有夷兵。既經全撤。夷商亦已速遷。並令𠸄咭唎

寫立告示字單。預杜將來。極為堅確。而他國夷人。亦一律搬移。無從逗留。是該道等辦理收復事宜。一切悉中窾要。現在舟山全境肅清。善後次第辦理。堪以稍慰

聖懷。至臣等辦理夷務。已閱數年。在事各員內。頗有始終出力之人。似未便沒其微勞。俟查明另行據實酌保數員。奏請

恩施。

硃批。准其查明最實保奏。

八月。壬申。兩江總督璧昌江蘇巡撫李星沅。江南提督尤渤奏。竊臣等承軍機大臣密寄。本年六月初四日。奉

上諭。賽尚阿等奏。統籌江南全局。密陳設防一摺。江南鵝鼻嘴等

處。均已嚴密設防。自可有備無患。惟英夷現於上海縣之軍功場等處。修建夷館。寶山縣在上海之北。夷船停泊。自當於此二縣以內。擇地而守。豫籌必勝之計。所有黃浦江貼近閔行鎮等處。啟少力單。自應如所奏設法豫備。至黃浦江南通浙江之嘉善縣。北通泖湖。赴蘇甚便。此地最為緊要。應如何豫運破舊糧艘。及各項破船。臨時酌用。以操制勝之權。著璧昌孪星沅尤為等密飭各鎮。不動聲色。總於無事之時。認真操演。悉心籌議。處處皆臻妥善。斷不可稍涉張皇。致該夷因此生疑。至蘇州一帶。提督相距較遠。其撫標兵丁。自當由該撫就近訓練。嚴密防守。無論何時。一經調用。儻有不能得力之處。惟該撫是問。欽此。臣

等溯查前督臣耆英籌議善後。奏明上海縣城。建於黃浦吳淞二江交匯之處。泝黃浦江而上六十里。有閔行鎮為松江府必由之路。泝吳淞江而上二十餘里。有野雞墩。為蘇州府必由之路。該二處實為蘇州之屏障。應設兵駮以備不虞等因。均經臣璧昌會同臣尤渤於善後章程內奏准。籌撥兵駮。建蓋卞房駮臺。定以界限。不准夷人濫行私入。派兵把守在案。茲復欽奉前因。綜數由江入湖大勢並委員詳悉密勘。查泖湖係松江府屬運道。一望皆水。多淺少深。港汊紛歧。蘆葦隱現。近岸並無乾土可以安營。沿路並無塘驛可以通報。故籌備宜急。而設備甚難。惟查黃

浦江過鵪鶉渡內䭾。地名斜塘。兩口相並。一入泖湖達蘇州。一往浙江嘉善縣至吳江。出蘇州後。實第一重要險。又由泖湖入澱山湖。地名大瀾路口。距蘇州省城漸近。實第二重要險。再查泖湖直南地名章練塘。距泖湖僅三里。本元和吳江青浦三縣分轄。當黃浦江上游。市鎮較寬。水路亦闊。向為提鎮前營汛地。額設把總外委各一員。兵丁六十八名。分防九汛。近因查辦盜案。正擬移駐文員。並添撥弁兵偵緝。是蘇松與泖湖聲勢聯絡。呼應較靈。莫便於此。應請於章練塘地方。將提標前營守備移往駐紮。再於五營中抽撥外委一員。額外二員。兵丁一百四十五名。巡哨

湖面。並查新陽縣縣丞向無分防汛地事務較簡。亦令移駐該處。作為三縣水利縣丞。將章練塘及泖澱二湖相連地段。劃歸該員管理。會同武弁。梭織巡邏。仍酌撥千斤上下礮位。安貯守備署中。聽候調用。又泖澱二湖漁船數以千計。領照採捕。有冊可稽。亦由該縣丞隨時編號報查。與之相習。冀佐兵力所不逮。而以防盜者防夷也。其斜塘口及攔路口。如運舊破糧艘停泊。有事恐難濟急。無事亦恐生疑。應即測水鳩工。豫為採運碎石。用竹編簍裝載。拋入口門近處。逐層纍裹。指稱建閘束水。酌留二丈寬口。以利漕行。仍餘碎石。堆積兩岸。一遇有警。立即裝簍拋塞。夷船

自雞駛入。或俟其駛入。刻速堵彼歸路。聚而殲之。至閔行鎮貼近黃埔。應於兩岸再設大礮十數尊。添兵戍守。設有緩急。迅由提督統帶重兵。駐紮西岸。就近飭調青村柘林兩營官兵。協守東岸。以備夾擊。仍由督撫調派大員。帶兵駐近斜塘及野雞墩各隘口。相機辦理。如何出奇制勝。前後兜剿。要在因時設伏。示以不測。未能先事備陳。現在章練塘一處。添設員弁兵礮。則以巡查土匪為由。斜塘口等處。探辦碎石鏁裹。則以修復水利為由。斷不敢稍涉張皇。致滋該夷疑慮。至蘇州根本重地。距松江二百餘里。撫標額兵六百餘名。合之城守營兵。除分防各汛外。止存城九

百餘名。兵力頗形單弱。臣李星沅到任後。即經嚴飭將備。振刷積疲。認真操演。似可望有起色。隨查軍需案內製造擡礮鳥槍噴筒等物。多至數百件。以及火藥鉛丸。收藏既久。徒虞糜費。飭令兩營派兵打磨烘洗。按期輪流演試。勿任鏽澀。以慎軍儲。

硃批。軍機大臣等密議封奏。片留中。

丁丑。浙江巡撫梁寶常奏。據委員江蘇常鎮道咸齡等稟稱。該道等自抵定以來。體察民情。相度地勢。並參酌道光二十一年善後案內章程。公同籌畫。及夷人退去以後。復又周歷勘驗。於一廳形勢。悉皆詳覽。酌議章程十條。呈覈

等情。由藩司存興臬司李倫通署運司黃樂之會詳請奏前來。臣復加查覈。該司道等所議應建應修之城垣衙署礮臺礮城各工。或為設守之區。或為辦公之所。均係刻不可緩。必須趕緊興辦。其沿海各汛之營房瞭臺等項。雖亦關緊要。然較之城垣等工。稍有區別。現在經費支絀。勢難同時並舉。應另行籌辦。茲計亟應興辦各工。及應給貧民口糧。被毀房價。約共需錢二十萬千有奇。尚有修整船隻。鑄造礮位。及土城歲修各項費用。不在此數。查上年浙東捐辦善後工程案內。餘賸銀錢。奏明留為定海善後之用。計銀一千餘兩。錢二十萬餘千。內除撥給奉化城工錢三

萬二千千。計存錢十六萬九千餘千。又存銀一千餘兩。合錢二千餘千。共錢十七萬餘千。以之支發各用。約不敷錢三四萬千。未便遽請動用帑項。應由在事道府各員。設法籌辦。以濟要需。並將酌議善後章程十條。分晰開列清單。

恭呈

御覽。

一廳城内外。無力貧民。應酌給口糧。並將被毀房屋。給予修費。以蘇民困也。查定海自道光二十一年。續被㖆夷攻陷。居民半多逃避。迨議撫以後。雖有陸續回籍之人。因與異類並域而居。未能安帖。今城池收復。已回者獲安。未回

者皆返。而流離年久。情殊可憫。應將城內及附郭一帶無力貧民。無論極貧次貧。各給一月口糧。照前次收復鄞鎮等縣。分別大口小口。折給錢文之數。一律散給。以資接濟。其城外衛頭等處。民房或被占住。或被改造。或被拆毀。除占住各房。即給原主領回外。雖經被拆。而曾在基地上改造者。應將夷房抵給管業。無庸再予修費。若已被拆毀。僅存空地者。應查明間數。分別樓屋平屋。照例給予修費。俾令自行搭蓋棲止。

一歷年緩徵錢糧。應概予豁免。以紓民力也。查定海道光二十一年。民間應輸新舊錢糧。並二十二年錢糧。均經奏

准豁免。其自二十三年起至二十六年分。亦經奏請緩征在案。該廳兩遭兵燹。且先後被外夷竊據。至六載有餘。民間之被害最深。不特財物多所耗散。即田產亦半屬荒蕪。民力倍形拮据。若將歷年緩征之賦。仍復起征。實屬力有未逮。應將二十三四五年。暨本年應征錢漕鹽課等項概予豁免。以紓民力。

一以後應征錢糧。應照原議酌定減征年限。以培元氣而昭限制也。查二十一年善後案內。議將此後應征錢糧。毋年酌減一成征收。經部議准。仍令體察情形。酌定減征年限具奏等因。尚未議覆。旋又失守。該廳自續陷以後。迄今

五載。士民之明於大義。恪遵法守。耕讀相安。歷久不渝。洵堪嘉尚。應照原議。於額征錢漕等項正耗銀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五兩之內。自二十七年為始。每年酌減一成征收。以五年為率。五年之後。仍復原額。庶民間元氣得資培復。而額賦亦不致虧矣。

一文武衙署。及祠宇壇廟。應分別修建也。查定海文武衙署。及倉庫監獄。皆已被毀。現又添設陸路都司千把衙署。應即修建。俾資居住。其房屋之多寡。以足敷辦公為止。不必盡如原數。至祠宇壇廟。如黌宮武廟社稷壇先農壇之類。有關典禮。亦多被毀。並應一體修復。以崇祀典。

一沈嶴司巡檢。應移駐衜頭地方。以資稽察也。查沈嶴司巡檢。向駐廳屬沈家門地方。嗣因衙署坍廢。且該處地僻民稀。並無查辦事件。遂至定海城外居住。仍於每年冬令漁汛時。赴沈家門巡察一次。茲查沈家門。委係地僻民稀。無庸設官。其廳城南門外衜頭地方。濱臨大海。為各國夷船。及各省商船往來必由之處。若遇守風守水。亦多在此停泊。難保無偷漏稅貨情事。定海廳住在城內。恐耳目不能遍及。應將沈嶴司改為衜頭司。在衜頭刱建衙署。駐彼稽察。如有奸商與夷人私相交易。偷漏稅貨情事。即行具禀定海廳。及甯紹台道查辦。其該巡檢衙署。自坍廢後。租

給民間種作。每年征收地租解司。應照舊辦理。

一以後水陸盜案。照舊按限參緝。以靖地方也。查定海四面環海。本為盜匪出沒之區。自遭夷變後。盜風愈熾。當撫議未定之先。廳無官吏。固屬無從勘緝。及至撫議已定。雖於離城六十里之大榭山島。駐設官吏。而廳城及近城數十里之內。皆為夷人所據。文武員弁。不能前往勘驗案件。兵役亦不能前往勾攝人犯。遇有呈報盜案。祇能據情詳報。此歷年辦理掣肘之情形也。茲廳境收復。海疆重地。捕務關緊緊要。應自本年六月初六日夷人全退之日起。如有呈報盜案。由廳分別水陸。及內洋外洋。會營勘緝。逾限

無獲。照例開叅。其自二十二年以後。自本年六月初五日以前。失事各案。當時礙難查勘。虛實未明。斯時若逐案補傳勘訊。則報案較多。未免拖累。且事主多係他省他邑之人。久經回籍。補傳亦難到案。應無庸補勘。並免叅處。仍責成該廳會營。嚴緝各案人犯究辦。不得以報案在未經收復以前。稍從玩忽。以昭覈實。

一定海鎮標。應添設陸路官兵。專防城汛。以資守禦也。查二十一年善後案內。因定海鎮標均係水師。議請添設陸路叅將一員。守備千把額外等官十六員。陸路兵一千名。專司城守。及城內汛地。所添官兵。在浙省各營內抽撥等

周。經部覆准。惟浙省係海疆重地。通省額設兵丁。僅止三萬餘名。為數本不甚多。若再抽一千名。則各營兵丁。過於單弱。況定海城周圍止七里有奇。亦不必添守兵至千名之多。茲酌量籌議。應添設陸路都司一員。千把額外等官八員。陸路兵六百名。專司城守。及城內汎地。所添官兵。在浙省各營內酌量抽撥。

一城外土城。應加高培寬。改成土垛。並將城垣及新舊廠臺廠城石寨各工。一律修葺。以資防守也。查二十一年善後案內。於南門外築砌土城一道。自東首青壘頭山脚起。至西首竹山止。計長一千四百三十六丈有奇。高一丈及

丈餘不等。城上堆疊土牛。排列礮位。駐兵守禦。厥後夷人侵犯。我兵曾在土城上開礮。擊中夷船。夷人放礮回擊。因土城以柔制剛。並未摧損。弁兵借土牛障蔽。亦未受傷。是土城之足以禦敵。已有明效。現在歷年既久。且被夷人剷掘。城身蹲矬卑薄。土牛亦所賸無幾。應照舊加高培寬。俾資環衛。至土牛雖堪禦礮。又不如土垛之善。應照依地勢。築砌土垛七十二堵。中留垛口七十一個。以土垛遮護兵丁。以垛口安設礮位。庶我可制敵。而不為敵所制。惟查二十一年接仗時。因陰雨連緜。土城上泥深沒踝。礮位陷入泥中。不能移動。遂致失事。應於垛口內鋪蓋石板。以免泥

淖之患。又五奎山上。舊有礮臺一座。二十一年間。於東山
工續建震遠礮城一座。礮臺一座。曉峰嶺上石寨一座。或
被夷礮所擊。或被夷人剷掘。以上礮城石寨並各礮臺均
屬地當扼要。又沈家門岑港二處。舊各有礮臺一座。均已
頹廢。亦係緊要門戶。均應一併修復。仍俟修築完整後。照
例保固。其每年歲需修費若干。俟固限滿時。勘估確數。再
行籌款生息。以昭覈實。
一小竹山莫家山青壘頭等處。應添設礮臺。以免疏虞也。
查定海雖孤懸海中。而東西北三面。俱有重山環抱。惟南
面瀕臨大海。左山名青壘頭。右山名曉峰嶺。嶺下為小竹

山。與小竹山相並者爲莫家山。小竹山之東南曰吉祥門。西曰螺頭門。凡船隻至定海者。皆須由兩門而入。然後泊舟登岸。是該處實爲扼要之所。急應設守。所有小竹山嘴礮臺。應照舊建設。庶左可以擊吉祥門。右可以擊螺頭門。使敵舟不能駛入。惟該處洋面遼闊。設敵舟來者較多。礮火不能遍擊。自應嚴加防範。查莫家山下。係屬民田。田外有土埂一道。計長八十餘丈。係由小竹山登曉峰嶺之路。埂外即係大洋。應將土埂培寬。壘以塊石。添設礮臺一座。築砌土垛。多安礮位。庶與小竹山嘴礮臺聲勢連接。則曉峰嶺可以保護矣。至青壘頭山勢綿長。對港島嶼。即小渠

山。小渠山之東。名曰斗六門。矗立洪濤巨浸之中。船隻均可出入。土城之礮。或相距較遠。或為青壘頭所隔。不能擊及。應於青壘頭山脚。就山之形勢。添設礮臺一座。以衛東隅。如此則三面有備。定海可資保障矣。

一船隻礮位。應分別製造。以應緝捕而供防勦也。查定海鎮標額設米艇五隻。同安釣槓等船四十二隻。釣船三十隻。共船七十七隻。二十一年善後案內。以洋面追捕盜賊。惟米艇最為便捷。同安船已不甚得力。若釣槓等船。則祇為內洋哨探之用。議將鎮標額設同安船。俟拆造之年一律改為米艇。其釣船酌留六隻。餘俱裁去。改為米艇七隻

等因。經部議准。旋又失守。現止有前次撥給之同安梭七
隻。並甫議補造尚未興辦之米艇五隻。不敷應用。近來洋
面盜刦頻聞。需船甚急。應移咨提鎮。督飭熟悉水師之員。
查明洋面。覈計定標實在需用船數。查照舊章。歸廠製造。
以資緝捕。至礮位為防禦要需。現在議請修造之土城礮
城及各礮臺。均須安設礮位。約需三千斤至六千斤之礮
一百數十門。將來船隻造成。亦須配給一二千斤至數百
斤之礮數十門。又礮位既經鑄造。礮彈亦應製備。所有費
用。即在浙省鹽商捐輸軍需款內。分案奏明動支。如有不
敷。再行籌辦。

硃批。該部議奏。

梁寶常又奏。前准

欽差大臣耆英咨會。接據咦咭唎嘚酋來文。甯波領事囉啪呥告病。調派厦門領事署理等因。當經轉行甯波道府知照去後。茲據署鄞縣知縣畢承昭稟報。咦夷新領事瑣離定於七月二十三日。由厦門乘坐三桅夷船來甯。囉啪呥於七月二十四日病故等情。伏查咦夷領事之人。惟嗎禮遜囉啪呥二名。盤踞最久。情形俱極狡譎。今俱天奪其魄。接踵而亡。現在新領事瑣離定甫經到甬。已飭該管道府查照條約。妥為撫馭。以示羈縻。又據甯紹台道麟桂稟稱。據署

定海廳同知王丕顯禀報。六月二十九日。有㖦囒哂國兵船三隻。駛泊竇嶼洋面。當即往查。即據通事郭奥斯定。領同該國總兵官康德管事夷目嘞嘲咖唦齎帶伊國主帥督兵官謝哂咡名帖。求著求見。該員以禮相待。康德等情詞歡悅。據稱由香港來。因船內缺少食物淡水。在此停泊。俟水物購齊。風色順利。即須他往。查看貿易等語。該員即親往泊船處所。查看夷船。每隻裝礮三四十門不等。約計夷兵八百數十人。當與夷酋謝哂咡等接晤。該夷接禮甚恭。據稱買物取水。在洋拋泊。似屬可信等情。臣查㖦囒哂係例准在五口通商之內。今因兵船缺少食物。暫泊舟山。

雖與成約相符。惟當暎夷甫退。難保居民不妄生猜疑。必須加意防閑。維時新任同知傅延熹由省起程赴任。臣當面諭以務示靜鎮。並妥為照料。勿任逗留去後。茲據道廳稟報。該夷甚為感戴。先於七月十七日開去二隻。十八日又開去一隻。均向南洋行駛。地方悉臻安謐。

硃批。知道了。

己卯。浙江巡撫梁寶常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沙船在洋被夷船劫取物件。殺傷水手。暎酋派船追捕。現已飭令趕緊追回一摺。夷盜在洋行劫。難保無內地奸

民勾結附和。必應及早捕拏。而商盜驟難辨認。尤應確切偵探。
實力捕獲。著該將軍督撫等飭屬不動聲色。確探盜船蹤跡。認
真追捕。一面仍嚴密防範等因。欽此。伏查此案。前准
欽差大臣耆英知會。當以夷盜在洋行劫。難保無內地奸民勾結
附和。而外夷船隻在洋行駛。良莠驟難辨別。查緝稍或失
宜。恐致別生枝節。即經諄飭巡洋水師。沿海營縣。慎密查
探。確切堵拏。如遇該夷派出捕盜兵船到境。諭令迅速回
帆。不任日久游奕。致啓沿海驚疑。旋接耆英咨會。准江蘇
督撫臣咨。該夷捕盜兵船。業已折回。於閏五月十一日進
口。仍停浦江。尚為守約等因。茲欽奉前因。復移行提鎮將

備。並密札沿海營縣。務須不動聲色。確探該夷盜船蹤跡。認真追捕。斷不容稍有舛錯。致商船與盜船辨認不清。妄拏擊。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梁寶常奏。遵旨密捕夷盜。並咨夷追捕兵船。折回上海一摺。該夷捕盜兵船。業已折回上海。尚屬守約。惟夷盜在洋行劫。果能辨認明確。自應知會廣東。交該酋自行辦理。內地奸民。難保不裝點夷船式樣。巧避查拏。任意在洋遊奕。該管營縣等。即明知並非夷船。又恐一經誤拏。夷人有所藉口。致啟釁端。因而相率因循。不肯認真查究。洋盜等窺破此意。益復毫無畏忌。恣情劫掠。又安望盜風日息。海宇肅清耶。著各該

督撫等悉心籌度。應如何不動聲色。詳細辨認。不使奸民得以
僞託。庶查拏確有把握。固不得稍有舛錯。尤不得任聽營縣巧
爲諉卸。方爲妥善。將此各諭令知之。
辛巳。兩江總督璧昌江蘇巡撫李星沅奏。竊臣等承准軍
機大臣字寄。本年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耆英奏沙船在洋被夷盜劫取物件。殺傷水手一摺。是否確
係夷盜。抑有洋盜假冒之事。該督撫等惟當不動聲色。嚴密防
範。認真查拏。勿稍疏懈等因。欽此。伏查本年五月間。據蘇松太
道宮慕久稟。有程增齡沙船水手潘六順報稱。在大沙頭
洋面。被夷船搶劫。傷斃水手。鑿沉船隻。伊遇漁船救回。並

呈出夷盜索銀時給有夷字一紙。當即訊供。將夷字令該領事巴富爾辨認。係屬暎國字跡。是問其船工有湖絲沒有的話。並據巴富爾云。該國向有盜船。上年暎國貨船。亦曾在洋被劫。請令該國兵船。帶同潘六順作綫往拏。該道諭以大沙頭洋面。係在佘山東北數百里外。非夷船應到之地。無庸前往。巴富爾復云。既係暎國盜船。若不令兵船追捕。實無以對中國。因即派該國兵船。帶同潘六順。於二十九日。駛出外洋而去等情。臣等竊以江南洋面。向雖未聞夷盜行劫之事。然自通商以來。商夷船隻。往來如織。安知非夷船失業水手。與浙廣游民。勾結為匪。冒充夷盜。俱

未可定。巴富爾所稱盜係唊夷。若不追捕。無以對中國。其言尚知信義。惟唊船行駛甚速。沙頭洋面遼闊。恐沿海居民。見而生疑。且與前定條約不符。即當密飭沿海鎮營州縣。嚴查確探。迅速截回。一面飛咨山東巡撫。一體飭查。並

咨請

欽差大臣耆英。照會德酋。轉飭該國兵船。仍回上海。勿任駛入北洋。致違前議。嗣據宮慕久稟。據巴富爾來文。該國捕盜兵船。已於閏五月十一日進口。並經訊據隨同作綫之潘六順供稱。唊船出口後。由匯頭東駛至佘山東。約二百里。至黑水洋面寄碇。未見夷人盜船。旋即回棹各等情。據此除

將程增齡失事一案。查明管轄洋面營汛。勒限飭緝。並飭
知暎夷領事巴富爾。查禁該夷船隻。勿任北駛。以符前約
外。復經咨請
欽差大臣耆英。照會德酋。嚴查該夷盜船。竄往何處。務獲究辦。仍
密飭狼山福山二鎮。及沿海州縣。隨時留心查探。嚴密防
範。數月以來。節據稟報查詢進口各商船。均未見有夷盜
船蹤。亦未聞續有失事。惟盜蹤出沒靡常。大洋之中。乘風
往來。商船盜船。驟難辨認。五口既通貿易。難保無夷商虧
本窮而為盜。設有沿海奸徒。勾引肆劫。為害商旅。於海疆
大有關繫。仰蒙

訓諭諄諄。臣等惟有檄飭沿海文武員弁。小心瞭探。加意巡防。訪

有奸民勾結。立即嚴拏。盡法懲辦。

硃批。須己有旨。斟酌妥辦可也。

九月。丙戌。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

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據裕泰等奏。盤獲傳教之西洋夷人。解赴廣東等語。著耆英

黃恩彤於解到時。詳細研鞫。斟酌情形。妥爲辦理。欽此。旋准湖

北省咨解到西洋夷人納巴羅即陸懷仁一名。飭據按察

使嚴良訓。候補道趙長齡。督同廣州府詳細研鞫。據該夷

人納巴羅即陸懷仁供。年三十八歲。大呂宋國人。幼習天

主教。道光二十一年。從羅瑪圖來到廣東澳門。又到香港。有西洋人扶昭靈給予盤費。令伊到湖北傳教。二十三年。七月。由香港搭船至上海。恐沿途盤詰。雜去頭髮。學習內地言語。旋從上海起身。獨自游行。雇人挑送行李。因不識路徑。於二十六年四月。走到湖北沔陽潛江京山一帶。即被拏獲。伊所習天主教。止係勸人為善。並無不法別情。是實等供。反覆究詰。矢口不移。由該司道等詳解前來。臣等親提覆訊無異。伏查該夷納巴羅。以外夷輒赴內地。希圖傳教。殊屬有違定約。惟既據訊明實係大呂宋國人。並無別項不法情事。當經詢之在粵夷人。亦有與納巴羅素相

認識。其非匪徒飾混詐冒。實屬可信。該國並無領事在粵。

應即發交西洋夷目。嚴加管束。以免再出滋事。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遵旨訊明湖北獲解傳教夷人。飭發西洋夷目收管一摺。該夷納巴羅即陸懷仁。以外夷赴內地。希圖傳教。現據訊明實係大呂宋人。並無別項不法情事。亦非匪徒飾混詐冒。該國並無領事在粵。該督等已發交西洋夷目。嚴加管束。惟該夷將來如何歸著。是否該夷目飭令回國。抑或仍留粵東。並如何妥為安置。不至再出滋事之處。著耆英等斟酌情形。悉心妥議具奏。

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臣前因撫臣鄭祖琛業經到閩任事。

所有未經查閱閩浙兩省營伍。應即前往簡校。正在束裝

聞。即據代理侯官縣保泰以現據駐福州領事阿利國禀。

知該領事前奉總酋調赴上海。其福州一口。現已派定若

遜前來接管。不日即可到閩等情面禀。臣以新換夷領事

若遜。既有即日來閩之信。閱伍之舉。自應暫緩起程。藉可

審察其人。相機駕馭。旋於本月十八日。該領事若遜與繙

譯官馮禮遜並夷婦一名。夷幼女一口。夷使女一口。夷跟

役一名。乘坐杉板小船。駛進南臺港口。即於是日進城。至

烏石山積翠寺內。與阿利國等一同居住。並令阿利國於

二十日引至藩司徐繼畬署內謁見。因臣出巡在即。面求

該司轉懇示期晉謁。臣許以二十四日進見。至期。若遜與嗎禮遜來臣署謁見。詞色卑抑。執禮甚恭。且俱能嫺解華言。臣諭以該夷既為福州領事。則約束夷衆。即係專責。此後必當嚴禁夷人尋釁滋事。福州民人。衆而且悍。亦當由地方官嚴行查禁。不准欺凌遠人。兩無偏袒。方可永敦和好。該領事等均極悦服。犒以酒果。隨歡忻感謝而去。查新領事若遜等到閩未久。其人果否馴良。雖尚不克悉其底蘊。但臣於接見時。詳加察看。該領事人尚明白。言語直爽。繙譯官嗎禮遜。詢知係已故夷官嗎禮遜之胞弟。年二十歲。嗎禮遜係伊姓氏。伊故父亦呼嗎禮遜。該繙譯官人亦

安詳。情形俱極恭順。連日密遣親信赴積翠寺偵察。該領事等均尚安靜。此後祇須操縱得宜。定可相安無事。阿利國等已於二十三日下船。駛往上海。福厦兩口。夷情均照常綏謐。臣現定於八月十七日起程閱伍。

硃批。覽奏均悉。

己亥。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七月間。據固關營恭將潘在田稟報。七月十六日傍晚。有過客二人到關。形跡可疑。盤詰一係夷人。一係山西民人程世直。於車上起獲天主教經卷圖像。夷字書信四封。漢字信一封。又一紙。送交井陘縣審訊。程世直係在山東直隸交界地方。接該夷

人牧若瑟赴山西傳教等語。經該縣羅登瀛押解來省。當飭兩司督同保定府知府何耿繩訊得程世直。係山西太原府祁縣人。種地為生。隨伊祖父踵習天主教。自幼聽聞有西洋杜姓。在太原府傳教已故多年。本年六月間。同縣同教之常安。因杜姓故後。並無西洋人指授。恐失教內規矩。給伊信函。令至山東武城縣十二里莊。找彼處同教人潘念章。胡汶章。接請夷人。伊於六月二十七日。路過直隸威縣。會遇李洛英。詢係同教。在其家住宿一夜。次日託李洛英雇人送伊至武城縣十二里莊天主堂內。先後找見潘念章。胡汶章。並與夷人牧若瑟見面。邀同坐車回晉。至

固關被獲。訊據該夷人牧若瑟供。係咈囒哂七品神父。同
明國王。來中國傳天主教。同行共有神父九人。坐火輪船
到江南。有同教江南人張姓李姓。由上海送伊至山東東
昌府城外天主堂。又經東昌不知姓名同教人。送至武城
縣十二里莊。其同行神父八人。在上海一帶傳教等供。詰
問夷字書信。係寄與山西趙杜梁等姓。封套籤上漢字。稱
係在西洋之中國人所寫。其漢字信。係胡汶章等寄與常
安獲信。又一紙。係十二里莊人胡瑪大所給與該夷人求
為懺悔改過遷善之事。委員提到威縣民人李洛英質訊
無異。李洛英亦係隨伊父習天主教。密查平素在家並無

為匪不法。收若瑟眼碧髮捲。確係夷人無疑。伏查天主堂
弛禁一事。上年接准兩廣督臣耆英等咨會。臣以直隸為
畿輔重地。防閑宜密。民間習天主教。並不滋事之人。自勿
庸查拏。而民性蠢愚易惑。一經明示弛禁。設有匪徒藉此
勾結影射。其流弊何可勝言。當與司道密商。詳諭所屬各
官妥辦。原文並未轉行。今佛蘭哂夷人收若瑟追來中國。
傳授天主教。據稱回明國王。係其一面之詞。查閱兩廣前
咨原奏內稱。佛蘭哂及各外國習教之人。止准其在通商
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儻有違背條約越界
妄行。地方官一經拏獲。即解送各國領事官管束等語。是

並未准其在中華到處傳教。且直隸與廣東等省地方不同。未便漫無限制。任其游行。自應將該夷人牧若瑟。谘送廣東。由兩廣督臣酌辦。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盤獲咈囒哂傳教夷人。業已谘送兩廣督臣酌辦一摺。此等習教夷人。只准在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條約所載甚明。茲據奏稱。該夷人牧若瑟與內地民人。還通信。並私相往來。盤獲到案。訊據供稱係咈囒哂七品神父。回明國王。來至中國傳天主教。同行共有神父九人。坐火輪船。由江南闖入山東直隸交界。冀往山西傳教。其同行八人。尚在上海一帶等語。雖查無不法別情。惟該夷不守條約。任

意遊行。難免滋生事端。著該督於牧若瑟到粵後。即交該國領事官。嚴行管束。並諭以五口傳教。載在條約。自宜永遠遵守。嗣後務當隨時稽查。自行約束。斷不可於五口之外。擅至各省。致違成約。是為至要。

甲辰。兩江總督璧昌。江蘇巡撫李星沅奏。臣等前准

欽差大臣耆英來咨。據咲咭唎嘚庇照會。上海管事之巴富爾將回本國。所遺領事。令現任福州管事之阿利國接管等因。當經轉行蘇松太道遵照去後。茲據該道宮慕久申稱。英夷新派來滬之領事阿利國。於八月十六日。帶同譯官夏巴。由吳松換坐小船進口。於十八日視事。前領事巴富爾。

於二十三日帶同原派副使麥華陀由滬起程出口。阿利

國至署。與該道接見。情詞極為恭順。

硃批。覽。

